



06792

魏陽副使管陽何景明

選

撫民副使安陽張士隆

刊

嘉興知府晉安鄭

鋼

校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泉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上會歸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

安卷三

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索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著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僭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

整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惟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么膺尚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虛是故鴛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枕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棗即薄據所謂斗枅也枕梁上短柱也管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餗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

亾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

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

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

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

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

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

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

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

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師古曰嚮讀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

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

於匹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

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

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宜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

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

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

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

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

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

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順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

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

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咲師古曰不可幾謂

一說幾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不可庶幾而咲也

班固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

分亦云名而已矣

唯貴得名耳

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成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
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腴墨突不黔由此言之
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
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曾被

虎龍之文舊矣卒不能據

舒地

首尾奮翼鱗振板洿塗

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

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據

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緝音巨以

年歲然而器不賈音售也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

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亾有

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爾而笑曰若賓

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東南隅也

奧西南隅也之熒小光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

塗蕪穢尚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
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

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應音焱

與標古字通雲音畢煜光明之貌也弋叔切當此之時搨朽摩鈍鈇刀皆

能一斷是故曾連飛一矢而蹶蹶也千金盧卿以顧盼

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繩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

之容宜也風移俗易乖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

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亾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

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

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

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盈背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

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

立韓設辯以激君吕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好其身也

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隊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

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遠也濶哉道不可以貳也

試二也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埽即今掃字也廓帝紘

張也恢皇綱皇君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

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

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猷古和字枝

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
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
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
整音旄敦音頓而度高乎泰山懷沈音濫濫音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
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
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
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
北動於渭濱齊竈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水之
垠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

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
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
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
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

場場圃講經藝之處也

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
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
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
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
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

壁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

汗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躐

吳蒼也躐音戰又與據同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又章者君子之

真也若乃牙伯牙曠師曠也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

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猶專也巧於斧斤良王良

也晉人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能於相馭烏獲抗力力抗也於

千鈞和鵠發精於鐵石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初視之史記曰扁鵲

厲鍼砥石使弟子子陽研桑心計於無垠研荳豉之師計然也漢書曰桑弘羊

維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靜也爾自

娛於斯文堅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

班固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

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

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

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

揚名於後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

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未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因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雨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

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

同于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指淵踰繩越契寂寥而

云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宗紹天地開道

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履乎其書猶得

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

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
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
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垂彛倫
歿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宋亮洪業表
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皇夔
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見龍在田拊翼而未舉則威
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泚其誅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
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搗與麾音義同蓋以膺當天

皇卷三

九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蒼昊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

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

觀二代洪也大也纖也細也之度其曠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價

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

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至于參五華夏

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

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

猗邠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

對越天地者焉奕光曜流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誕畧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

赫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青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

被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

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

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

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

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

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輦

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

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

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憇與於是三事岳

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

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辨與乎古字通也巡靖黎

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祭天

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皮懸祭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

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

草竒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瑞者朝夕坳牧天內

也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

朱烏玄秬黃蓂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

翼我我如也蓋用昭明夙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若

然受之亦宜勤恁也思旅陳也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

滕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

也章明也天哲也孔繇道也先命聖孚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

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

以和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

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伊

考自遂古乃降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

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

五文卷三

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俞咨故老與之

斟酌道德之淵源有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

焉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

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

竭汪汪乎不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

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崔駰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

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

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積匱也歷世而游高

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九重也窮至曠

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

德合符此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

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

憲王僚而布官太上也 帝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

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

材求鎔錙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閣據高軒

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為咫蒙竊惑焉故英

人乘斯時也智過萬人 謂之英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

大沛胡為嘿嘿而又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

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

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

滅昔大庭尚矣赫胥因識古帝號淳撲散離人物錯乖

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

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

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魚父見兆於元龜

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壽咨

之憂條垂繭蔓上下相求於是平賢人授手援世之

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

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

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

冶呂尚作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勒景襄之鍾國語曰晉魏顆退秦師勲銘于景鍾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

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法德讓不修則非

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

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孔子曰堯煥乎其有

章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

臣卷三

三

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

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

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伊臯不論奚事范蔡范睢蔡澤夫廣廈成

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

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

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

之稀藝珥把不為之數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

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珥而秉柱國復

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

夸毗以求舉

夸毗謂佞人足恭

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據處

孟子云云

云云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

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因作回

游不倫黨苟以徇已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汗血謂勞力也

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

子脊脊

猶區也

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

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

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

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

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家語曰魯與齊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休儒

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疆

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

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

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殮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

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

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

序

崔瑗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也

世譽不足

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

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無使名

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

智守之以愚功被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

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皎皎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

成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

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

者先亡也論語曰閔子路行行如

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然鄭文曰行行剛強貌論語曰閔子路行行如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郭璞王蒼曰苟誠也

蔡邕釋誨

卷三

五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州陳留縣東南六世祖

勲好黃老平帝時為郡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王莽

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

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遂攜

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

亦有清白行謚曰真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

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常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

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

遠近奇之多性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

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豈善鼓琴逐白天子勅陳畱太守督促發遣豈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楊雄作解

朝班固作荅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韙也

亦是

其是而矯其非

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

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

百里奚虞大夫也

有秦牛之

事夫如是則聖捨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罩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類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

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金要至免叩取容回曲也要音

有道則不能
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

時遺猶留也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

不通此此謂貧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

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

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翁

音所六反胡老曰居猶坐也吾將釋解也汝昔自太極君臣始

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

時共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

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隄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

奮畧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

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

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

六國之印駢並也組隆貴翁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

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

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

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上天當作天欲豐其屋乃葺其家

是故天地否閉聖摭潛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

溺耦耕頰歎抱璞遽瓊保生瓊瓊隱賢人齊人歸樂孔子

斯正雍渠駝乘逝而遺經夫豈教主而背國乎道不

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一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

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

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

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折與巨地之基

皇道惟融帝猷顯不泯齊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

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

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鴻漸

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辟

也武功定而干戈戢檢狃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

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簔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

務擐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族天降其祐主豐其祿抱膺

從容爵位自從攝湏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

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遠巡放誕不足以況其易夫有

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

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絜

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猶靜焉不失所寧狂淫振

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

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也瞻仰此事體躁心傾閭謙盈之効迷慎益之數



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

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真弃此焉如靜以俟命

不斲厭也不渝變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

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

猶無所知聞也昔伯翳綜轂于鳥語葛盧辯音於鳴

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偃氏興政於

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臚音舒反

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

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

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

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怛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

援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

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

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曹植七啓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

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遐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

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天雲之

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微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

微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迥漠出

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留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

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

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山有穴為岫志飄飄焉嶢嶢焉似

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若將飛而未

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

立距至也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

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

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壁晷畫形於無象造響

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

之曰諱有是言乎諱愁恨之聲也與噓古字通也夫太極之初渾沌

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

芒元氣誰知其終元氣正則天地八卦等也名穢我身位累我躬

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餘也風假靈龜以託喻

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

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

至娛演轂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

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于人探

取隱拯沉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沉溺說文曰出溺為拯不遠遐路幸見光

臨將敬滌耳以聽王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粃

粃禾別名稗與粃古字通

霜蓄露葵玄熊素

膚肥豢臙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

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斤鷄珠翠之珍寒芳苓

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鼉騁漢南之鳴

鷄糝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葶收調辛紫蘭丹

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

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

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

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

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古文卷三

五二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

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

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

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

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

叅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

緄織成帶也

薰以幽

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耀南威爲之解顏西

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

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

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死虹之長綫抗

招搖之華旂捷忘歸之矢乘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

騫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磳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

置罝彌也遍野張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

後會圍也屯聚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耀野戈交皓

旰曳文狐捨狡兔捐鷓鴣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

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

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

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

闕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號虎毛志

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

裂犴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文虎

也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翻成雲於是駭

鐘鳴鼓收旌弛布頓網縱網頓猶捨也罷獠迴邁駿

騶齊驪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

志方外暇閑豫樂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

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

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襍華梁綺井含葩金輝玉箱

溫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真含霜華閣綠雲飛陞
陵虛頰音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

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

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

日熙光也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翻陵高鱗甲隱深於

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

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

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誄覲

游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止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

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抗舉也歌曰望雲際今有好仇

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宴婉絕兮我心

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

耽巖穴未暇居此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

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楊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篋右笙

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婦人

上服謂之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搔之熠燿揚翠羽之雙

翹揮流芳燿飛文揮散也歷盤鼓煥續紛長裾隨風悲

歌入雲躋捷若飛蹈虛遠躡躡趨行也凌躍超驤蜿

蟬揮霍翔爾鴻翥戢然鳧沒翥舉也戢疾貌也縱輕體以迅

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

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潔白日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

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媚服兮揚

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惠而好我

携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除樓陛也華燭爛帷幙張動朱唇發

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

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

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

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

步谷風威冒萬乘華夏稱雄華夏蠻貊也辭未及終而玄

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

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皆飛仁

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方常也凌轢諸侯

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

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

亮信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

世有聖宰翼帝霸世也

翼輔

同量乾坤等曜

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

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義皇而齊恭顯朝惟清王道

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

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

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

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

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

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

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竒於仄

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

綸而逝也

秋猶時也

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

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

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攬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茲

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

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

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才也

但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

初服從子而歸

諸葛亮出師表

後主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

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宮中禁中

幕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郎郭攸之費禕時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

議舉寵以善本無以字蜀志有為督愚善本有以字蜀志無以營中之事

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將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

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

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

亮死節之臣也銳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叅軍謂

恐帝不能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繕本作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古文卷三

十一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再出師表

後主六年亮聞魏楊州牧曹休為吳陸遜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云云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止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

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躔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

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郤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

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
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
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
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
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惟此
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

三

三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間聞

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

自助手薦鷺刀漫之羶腥漫汗也平聲故具為足下陳其

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

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性

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

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

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
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
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
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
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
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
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

古文卷三

三

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瘡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

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

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畧也而爲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放蕩故使

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

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錐飾

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

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

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

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

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挫性復多蟲瑟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

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

坐鳴轂聒耳

聒也

蹀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

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

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

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答頡篇

也本草經曰木黃游山羣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

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

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

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

復多病顧此悵悵力向反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

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

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勦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

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

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

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

此為快此最近之情可得言之也已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

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

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

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

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

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

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陸機辭亡論上

古文卷三

二十五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

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跋起也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

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

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廳起之師跨邑哮

呼交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

戮力也并力也然皆苞藏禍心阻特兵怙亂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也稔熟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

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

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

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_音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
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
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豁故同方者
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益多士矣將北伐諸
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太子
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
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
獻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
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義斷束帛旅
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

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
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
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
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_職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
咨沈珩_衡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
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
無遺譖_也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
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

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

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謨臣盈室武將連衡

也衡軼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味澹而周瑜

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

也遁逃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衆危騁變結

壘千里志報關羽之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湏之寇

臨川摧銳蓬籠山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

喪氣挫鋒勢岌財匱而吳莞然小笑坐乘其弊故魏

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裂庸益

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括約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蒐也蒐閑也與搜

古字通三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

守長棘戟也勁鏃望颺而奮列庶尹盡規於上四民

庶業于下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

守其業以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圻界也天子之地一供其上

教及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使也獨巨象逸駿擾

於外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明珠瑋寶耀於內

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輻由軒騁於南荒

衝朝蒲胡切兵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

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也大皇既没幼主莅朝也

孫亮也姦回肆害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

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蹇諤盡規而施

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

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

存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

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

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

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

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

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

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戰守之道抑

有前符符舊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

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惟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

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

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

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

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獻

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

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

於係虜識用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

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

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

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

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

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

三爵之誓屏氣跼局躅春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

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

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謀猶也志士咸得肆力

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

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

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畧也雖醲化懿綱未齒乎

上代齒列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

幾萬里幾音基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沃肥善也其

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

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

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末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

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蜀滅則吳

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

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

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

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詩曰元戎十千先啓行舳舻千里前驅

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闕

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

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天子

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

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

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

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

懸於江介築壘遵者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

而已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

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

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目

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

吳釁深而六師駭駭警也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

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

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文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周易革卦玄曰亂不極則治

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

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

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

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

其參者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

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

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

功不興而禍邁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

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

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鈞命决曰天有顧眎之義授圖于黎

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

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

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

周之感矣

李密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釁兆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

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祥福外無蕃功疆

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茕茕獨一作立形影相

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

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

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

臣隕首所能上報猥頓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

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

告許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矜憐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

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

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

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困迫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

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于寶晉紀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

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

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誅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

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欲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隕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謚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

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
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
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
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
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
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
兵裂裳爲旌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
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

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
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
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
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
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
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
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
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
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

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
僻銷於曾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
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
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
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
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
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邵家室至于公劉遭

狄人之亂去邵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
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
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
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許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
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
王季能貽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
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

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羣黃者養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

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尊敬師傅服澣濯

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

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

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

古文卷三

四十六

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

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

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

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帝

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

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

思庸於臺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

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景二祖是其創基立本異

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

鄉乏不二之老則尚書曰昔君文武風俗淫僻耻尚失

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

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

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

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

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

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

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啗點以為灰塵而相詬反候病

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

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

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

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

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

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

枲晉里反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昏任情而動

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

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躓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

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真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叢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

文卷三

四八

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霍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廝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蠺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

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
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
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
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
皇帝



